

风起钱塘文丛

# 内心的尺度

李越/著

人生新路标

enshengxinlubiao

探  
寻  
灵  
魂  
底  
层

大眾文藝出版社

风起钱塘文丛

人生新路标

探寻灵魂底层

# 内心的尺度

李越 /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起钱塘文丛/浙江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2(2005.12重印)  
ISBN 7-80171-643-4

I. 风… II. 浙…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1695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香河县鑫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625 字数 2350 千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ISBN 7-80171-643-4/I·420

总定价:298.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010-64062964

# 目 录

## 上辑 遗忘的沙粒

- 逝灯 ..... (3)
- 时光废墟 ..... (6)
- 倾听与冥想 ..... (8)
- 为一个愿望伤害 ..... (11)
- 南天书简 ..... (14)
- 生命的重量 ..... (16)
- 桃殇 ..... (19)
- 天凉好个秋 ..... (23)
- 听鸟去 ..... (25)
- 大地情结 ..... (27)
- 什么是纯粹 ..... (30)
- 永远的康乃馨 ..... (32)
- 一夜辉煌 ..... (35)
- 不会写情书 ..... (37)
- 关于自然的对话 ..... (39)
- 海的消息 ..... (41)
- 八月轶事 ..... (43)
- 美丽的隔膜 ..... (46)
- 没有年代的日记 ..... (48)

聆听岁月 .....	(51)
诗人之死 .....	(53)
无名的颂歌 .....	(56)
生活笔记三则 .....	(59)
我亦爱鬼神 .....	(62)
父亲·酒 .....	(64)
被埋葬的眼睛 .....	(66)
也是一种人生 .....	(69)
心灵散步 .....	(72)
老张的哲学 .....	(76)
水清师妹 .....	(79)
唱片上的历史 .....	(82)
偷瓜记 .....	(84)
游园记 .....	(87)
悲情时代 .....	(89)

### 下辑 灵魂能够走多远

谁来为“大师”排座次 .....	(101)
骂鲁迅与捧周作人 .....	(104)
余秋雨该不该忏悔 .....	(107)
也谈作家当教授 .....	(110)
“行走文学”：新名词，老话题 .....	(113)
从保尔和格瓦拉想到的 .....	(116)
寻“根”的歧路 .....	(120)
人性与狗性 .....	(122)
活着 .....	(124)
关于日记 .....	(126)

探

寻

灵

魂

底

层

门外乱弹 .....	(129)
悖谬与分裂的世界 .....	(131)
没有完成的转折 .....	(134)
在海子神话背后 .....	(140)
批判的退场 .....	(144)
赤子情怀与精神高蹈 .....	(153)
胸臆苍茫写大海 .....	(156)
疼痛与飞翔 .....	(159)
抵达精神深度的自由之路 .....	(164)
个体苦难与历史叙事空间 .....	(168)
无法轻松的写作 .....	(172)
文学、时代与心灵 .....	(176)
自救之路 .....	(181)
语文教学:呼唤思维变革 .....	(184)
我读鲁迅 .....	(191)
诗:岛屿式的解读 .....	(202)
后记 .....	(212)

\*\*\*\*\*  
\* 上辑 遗忘的沙粒 \*  
\*\*\*\*\*





## 逝 灯

夜从桉树叶上蛇一样滑落,亲爱的,我的灵魂也从白天的泥沼里爬出,如刀子一寸寸抽出了皮鞘。我以所有的真诚向你坦白,我有罪,很久以前,我就患着窥视症,而这成了我唯一的乐趣。

在我和灯之间,是一片废弃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口池塘,一到雨天便积满黑水。我是个异乡人,在这城里,看不到云彩,听不见鸟叫,看见的只是一幢幢高楼,匆匆行进的灰色人流。是某个秋天,树开始颤抖。被一天的疲困驱赶到低暗的阁楼,我坐在窗口,无意中瞥见了对面那道明亮的灯光,闪电般切入人心魂。窗内既没有影子,也没有声音,四周是水样的凄凉夜色。我的眼睛渐渐瞪大,陷入狂热的想象: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男人?女人?老头?姑娘?他们也如我一样,正伤感于异乡落寞的秋色么?

窗子一直关着。那时我正写着忧郁的爱情小说,故事里的人全是穿玄色风衣的神秘女郎,一如《聊斋》里那些飘忽怪异的狐媚花精。

某个傍晚,那扇窗子终于打开。我一步蹿到窗前。一张少女的脸一闪而过。就那么一秒钟!明媚,光洁,如我梦见的那样。但接下来是死一般的寂静。等待便成了我的功课。为了那一秒钟,我一直看到灯光熄灭,可诅咒的十点钟!白天,当少女出现,我拼命挥动手臂,她又迅速消失。我的心跳着,手臂僵在

空中,成了一种残酷的自嘲。我只得拿出破旧的望远镜,躲在窗布后长久地窥视着,心被疯狂的欲念搅得生痛。有时,屋内飘出美妙的乐声,是《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或许是《致艾丽丝》。听着听着,我的灵魂便从肉体逸出,轻轻飘向蓝色夜空。

终于,那屋子里有了笑声,有了低低的私语。有几次,少女探头在窗口,笑得像一枝颤抖的花,红色的桔子便从窗台上滚落下来,被马路上走过的小学生争抢着去了。

我忽然愤怒起来。我知道一种强烈的嫉妒在伤害着我。那少女一定是在恋爱中,那青年一定英俊又高大!仿佛有什么在破碎下陷,我想起一条船漏水的惨象。

我生着奇奇怪怪的病。老做不祥的梦。猫头鹰在午夜发出恐怖的叫声。而夏天猝不及防地来了。城里的狗们全都发了情。我继续做着我的功课。那窗口是接近上帝的去处,是我灵魂唯一的避难所呀!

楼下的小花园开满了伞和裙子。那少女出来了,被一个老男人推着,白格子衬衫,白裙,白凉鞋,脑后拖一条粗黑的辫子,很古典,很幽静。轮椅在白桦树和月季花中间静静穿行,空气里淌着很好闻的气息。这个午后,公园里的一切全优雅生动起来,连知了的聒噪也变成了动人的歌唱。

一个老头,足可做她的爷爷了。我快意地大笑起来,笑出了眼泪,又狠狠跌在床上,默默哭泣。白色的精灵,天国的光芒,却命定要让她有一具残疾的躯体,命运,这婊子养的东西!那一刻我一定丑陋地扭歪了嘴脸。我无法推开生命的重压,在灯光中默默读出些什么,心中涌动温暖的怜惜。我成了诗人。在梦中,我走过广场,犹豫着推开她的门,满地滚动红色的桔子,她的脸有着月亮的苍白透明……

黄昏,少女静静坐在窗口,身体向左侧转。这使我有机会为她画一幅肖像。我架好画框调好颜色,在亚麻布上满怀激情地

抹着。火焰燃起来了,天地一下变得明亮。回头看少女放竹箫在唇边轻轻吹着。节节掏空的竹子吹出了山风与流泉,吹出了苍茫与辽远,吹得夜空旋转起来,散出一束束的星光。暮色中的她沉静孤傲,如远山的一抹彩虹,锁住了关于青春的永恒秘密。

然后,然后呢,她去了医院,仍是老人用轮椅推着,在我白色宁静的想象中再没回来。消逝了,激情的音符!消逝了,花朵和春天!只有那管竹箫还在晚风中呜咽低诉……

当我绝望得决心离开小城,灯忽然亮了,是她的灵魂回来了么?灯在风雨中弱弱地笑着,遥远如一个虚幻的梦。第二天,窗口站着两位老人。女人与老头一样老。他们呆呆看着晚霞。她一定也美丽过,扰乱过许多颗男人的心,但我无法将她和那张明朗光洁的脸放在一块。美是如此短暂,如此令人绝望哪!

他们常去公园散步,女人挽着男人的胳膊,头靠在男人肩上。这姿态令我有一刹那的感动。当树叶完成了最后的颤抖,便只有老头坐在石凳上沉思怀想,眼内飘满淡蓝的雾气。

亲爱的,我的故事讲完了。我就要离去,重新踏上漫游之路,在大地上播撒我的歌声与诗篇。现在,我站在桉树林的阴影里,最后一次注视你黑暗的窗口。一切已经过去,就像万物注定要进入冬天。飘逝的灯还会重新点亮吗,就像你,会在某个晦暗的早晨或黄昏,突然微笑着把世界照亮?

## 时光废墟

四月是残酷的季节，艾略特在《荒原》里写道。它引导我走向的不是荒原，而是一座圆形废墟，确切说，是一处荒秃冷寂的山岗。石屋空荡荡，雷电在岩壁到处留下了火焰的文字。林子被彻底砍光，裸露的颈子让人想起喷涌的鲜血，颤抖断裂的石柱。环绕山岗，十座巨大的水泥碉堡突兀而阴森，排成某种古怪的阵图。或许，它们隐含着忍耐和磨难，往昔的光荣和梦想？在这里，时间之蛇从圆的某一点出发，爬过无数世纪，仍然回复到原点，它陷入了宿命的大循环。

透过凄凉曙色，我看见那个男孩数着鸡声，一步步挨上山岗，到山那面的学校去。树林遮蔽了山道，他不得不像一头野猪恶狠狠挥动柴刀。军人的枪刺寒光闪烁，不时有怪异的大鸟呼啦啦飞起。他一步步走着，心被神秘与恐惧弄得狂乱不已。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神秘与恐惧和母亲有关。月色如水的夜晚，母亲就坐在门槛上呆望对面的山岗。她苍白的脸慢慢放出光彩，眼里荡起一潭娇羞的水波。我看见母亲侧头笑着，泪水缓缓流下来，无数逝去的黎明再次歌唱着到来：露珠滚动，群山隐在淡蓝的雾霭里，七姐妹披着红头巾，徐徐出没于桃花和油菜花的波浪中，唱着野气四溢的歌谣子，五色的光环围护又荡开。七姐妹啊，临风飘举，冰清玉洁的七姐妹，当她们穿过山岗，所有的树叶轻轻抖动，吐出清冽的芬芳。

七姐妹不同姓，全生在油菜花开得灿烂的季节里，她们长啊

长，个个出落得春天般鲜亮。但我听到了这样凄伤的歌谣：女儿悲，嫁个丈夫是乌龟；女儿愁，闺房里钻出个大马猴。我愿作这样的想象：七姐妹总是结伴而行，走过小桥流水，走过桃林和青青翻涌的麦浪，歌笑闹翻了全村子。说起婚嫁事，七人齐声喊：呸，臭男人！然后呢，背对阴森的贞节牌坊，走上朝日初升的山岗。

而母亲终究撇下了六姐妹。受惑于世俗虚幻的幸福？还是屈从于世代相传的命运安排？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母亲那颗很苦的心。我怀疑她超常的劳作是否是一种惩罚和自虐。不死的记忆里，七姐妹永远飞翔着光彩夺目的身姿，这光辉使母亲抗住了苦难对精神不断的击打与伤害。我承认母亲要比我幸福。

六姐妹去了。山月映照清澈寒冷的潭水，六姐妹敞开白雪的肌体，嬉戏欢歌，莲花一波波盛开围护，将她们轻轻托举。这些精灵，这些纯洁的女妖啊，本来就不为尘世而活，只能绝尘而去，以逼人的冷艳之美，守住难以污染的灵魂……

三十年后的某个黎明，母亲再次穿过村子，走向六姐妹的山岗。红头巾在晨风里飘动，母亲一路唱着，曙光将她泼洒得如同一树灿烂的桃花。母亲朝天响亮地喊了一声，然后缓缓向后仰倒，卧入飞溅的云霞深处。

我在山岗上静静看完这一切。我知道母亲必然要追随六姐妹而去。这是她的命数。病痛的四月，面对废墟，这大地无言的伤口，我寻寻觅觅。天空在头顶渐渐澄彻，已逝的事物如露珠一触即碎。那么心灵呢？它是否经受得住茫茫时光残酷的消蚀，比我脚下的废墟活得更持久？

## 倾听与冥想

谁没见过簌簌飘飞的叶子，在山野平原或荒芜的村庄？这本是件很平常的事情。

在落叶丛中慢慢踱步，感觉是走入了时间深处，那么幽深而虚空。如果让落叶重返枝头，轰响的夏天便鲜亮地闯入世界。辽远晴空下，叶子翻动着阳光的金币，向天空举起一万只激情的酒杯。那是生命轮回中的又一次盛宴。但是有一天，在曙色清冷的微光里，林子突然打了个冷颤，四周充满细碎的呻吟，第一片叶子不经意地落在你头顶，接着，第二片，第三片……层层堆积，仿佛要将你整个埋掉，你也便悚然惊醒，一声深沉的喟叹闷雷般在胸中炸响。

我们无法计算一生中将有多少片叶子落在头顶。只要一抬手，我们就能很轻易地将一片叶子掸掉。但是一百片呢？一千片呢？你就不能不感到沉重的份量了。生存的奔波中，人的精神时常处于麻木的状态，时间凝止了。但落叶执意要敲打你，让人睁大眼睛看见时光匆匆离去的脚步，谛听时光在生命深处翻滚不息的声音。

无数个降霜的夜里，乌桕、山毛榉、枫树和苦楝们纷纷剥落了它们青葱的面容，以铁瘦的姿态与季节对抗。层层飘落的叶子让村庄温暖，发出啾呀呀的梦呓。无数的叶子又借风的脚离开村庄，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拍打那些陌生的窗户，传递模糊的声音与隔年的农事。它们不知道，城市人的睡梦中很少会

有关于乡村的场景。

当大地沉沉睡去，孤独的灯下听落叶细密的沙沙声是我一生中美妙的时刻之一。记忆之潮温暖地涌来，爱，颤抖，期待的火焰渐渐复活。我点了烟，微微闭上眼。我想起那个叫鲁迅的老人，不，那时的他正如我这般感受了秋萧的年纪。也是这样的夜里，病中的他在庭院绕一棵枫树徘徊，摘下一片有蛀孔的病叶夹在书页间。一年后又在灯下久久凝视，可叶子早已蜡黄，眸子也不似去年一般的灼灼。我当然知道，鲁迅是借着怜惜枫叶，在伤悼自我生命的飞速流逝，这是怎样的一种抹不去的痛楚呢。而今夜，我的院子里同样落满了叶子，它们的眼眸也曾青春荡漾，热情灼人，此刻却一点点黯淡下去，像临终的眼闭合于大地深深的孤寂中，最终成为黑夜的一部分。

无数个季节，落叶就这样紧紧追逐着我，我要走的每条道路都被它严严实实地封住，好像神灵的召唤汇集起全世界的落叶。高树上仍不断有叶子坠下，金黄的，紫褐的，暗红的，铺起走不尽的地毯。它们像漂泊中的情侣亲密地依偎，喃喃低语人所不知的秘密。阳光在纤细的叶脉里流淌，使边沿微微翘起，瞬间发出明亮的光焰。但阳光已无法让叶子重新舞蹈，它们终归于肃穆的安息。恍惚的感动里，我看见祖先们的容颜和名字落叶般飘飞，连同他们的爱与痛苦，光荣与梦想，一层层覆盖了大地。于是，这落叶变成了黄金和石头，沉重地垒积在躯体里，碰得人甜蜜而又疼痛。

当然，在城市与村庄，落叶的命运并不相同。对城市来说，落叶是一群冒失的不速之客，匆匆而来，又匆匆消失。它们挤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承受各种轮子的碾压，然后被迅速清除，与垃圾为伍。在没有鸟的城市，落叶这最后的诗意也难以留存。美的事物总是单纯而透明，它是柔弱的，甚至连自卫的能力也没有，因此它最容易受伤。在乡村，落叶则永远是大地的女儿，就

像人老了，便静静地厮守在屋里。叶子落在屋顶、院落、道路和井台，连腐烂的气息也是芳香的。仁慈的地母怀里，一年又一年，它们做深沉温暖的梦。有时，落叶被农人和孩子堆成圆形的高塔，在自身的火焰中完成最后的葬礼。如果落在河流上，水便带它们从一个村庄旅行到另一个村庄。水、火、土，正是生命构成与消亡的最高仪式。

抓一把落叶久久捂在脸上。我知道落叶铺就的道路，就是通向故乡的永恒之路。阳光或蓝色的雾霭，白发苍苍的母亲，拄着拐杖瞭望天空的父亲，沉寂中的鸡鸣狗吠，油灯下一遍遍默诵的《唐诗三百首》，大地的容颜再次鲜活地呈现在面前，触手可及。趁你还没老透，趁你还走得动，回家去吧，像我们亲爱的落叶，我反复叮咛着自己。但我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村庄还会像接纳落叶一样接纳你流浪已久的灵魂么？

“像一条秋天的道路：还未来得及扫干净，又被干枯的树叶所覆盖。”卡夫卡说出了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宿命性寓言。是的，在生命无尽的路途上，每个人都是不断降落又不断被扫除的叶子，就像我身后留下的长长的影子很快就会被阳光收走。真正的收获者沉默不语，它的名字叫时间。



## 为一个愿望伤害

这是十二月的午后，老北风刮着，发出尖锐的啸音，太阳在天空纯白的冰海里凝固了。枯叶恶狠狠翻滚，追逐行人零乱的脚步。独自竖起衣领，踟躕于街角。我当然知道自己是一副什么模样，脸色苍白，神情忧郁，目光散乱地漫游着。我刚刚离开医院，三个月的白墙生活，让我真正懂得什么是恐惧。整个秋天，我对着窗口想些什么？想普希金那个著名的秋天，波尔金诺的秋天。俄罗斯的秋天永远是我温暖的慰藉，那夕阳下的云层，朴素挺立的白桦林，堆满落叶的乡村小径，低矮木屋里刚刚升起的明亮炉火……

揍死你个贼骨头！老子叫你偷，偷你十八代祖宗！耳畔骤然炸响凶狠的吼叫，俄罗斯的秋天顷刻烟消云散。离我十步开外，人群密密拢成大半个圈。面包摊主，一个胖得变形的中年男子脸皮涨红，紧紧攥着个小男孩，每吼一声，右手的面杖就往男孩的屁股上狠狠贴去。有人摇头叹息，一面低低劝说，就拿了个包子嘛。但马上有不同说法了，该打！现在的孩子啊，没治，大了不定还会杀人放火呢。男孩呜呜哭泣，腿抖索着跪在了地上，嘴里的面包成了耻辱的罪证。

我的心突然刺痛起来。这不是三十年前的我么？那个严寒的冬天猝然从记忆里奔出，清晰得如此触目。好大的雪啊，混沌迷茫，覆埋了茅屋、沟坎和水井。放学路上，我病恹恹挨着，腿一软翻在雪泥里。太阳黑乎乎的影子在眼前飘来荡去。我当然不